



回忆父亲

■胡天喜

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年，这期间，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，却始终未能成文，究其原因，可能是惧怕自己才疏学浅，不能把父亲的一生概括准确吧。

父亲 1949 年参加工作，一直在教育部门任职，先是当教员，后做教导主任、校长。到退休时全县的小学他几乎待了一遍。在我县访问上了年纪的教师，提起“胡主任”或“胡校长”，没有几个不认识的，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他可是个大好人！”

“大好人”是社会各界对我父亲的评价，也是我们兄妹几个对父亲的印象。父亲的脾气极好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为人态度和善，对老师，对学生，对邻居，包括对自己的老婆孩子，从没有发过脾气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在课堂上管住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的，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在和风细雨中让那些“知识分子”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领导的。

父亲勤劳朴素，身上穿的都是母亲做的粗布衣服，从外表看和农民没啥区别。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，也曾“洋气”了一回，用尿素袋子改做了一条裤子，有人说他：堂堂的校长，也穿这个，不怕丢人？他笑答：只要凉快就

中，又不是偷的，丢啥人！父亲的床上从没铺过褥子，夏天睡光床，冬天就把穿的破棉袄放到身下，一辈子连个最简便的行李箱也没有，每逢工作调动，铺盖卷一扛，就是全部家当。父亲的交通工具是两条腿，星期天从学校回家，都是步行，有时要走四五个小时，直到快要退休的时候，才咬咬牙买了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，那个自行车实在破得不像样子，按现在的眼光，连收破烂的也不要，但父亲却把它当宝贝。印象最深的是春节办年货，父亲几乎每天赶集，但大多时候都是空手而归，问原因，他总是说：东西太贵，看明天会不会便宜些。

父亲性格温顺，不善言辞，但在政治上却非常成熟，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辨别出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错的。“三反五反”、“大鸣大放”、“文革”，历经多次政治运动，都没受到损害，他经常对我们说，这辈子最使他引以为豪的是没犯政治错误。

父亲教育子女的方式也很特别，他一不打，二不骂，三不惯，四不烦，遇事多是鼓励、提醒。虽然他是教师，但我们兄妹八个在学习上从没接受过他的辅导，也没挨过他的吵，他让我们独立思考，有问题自己想办法，后来我们都

上了大学。做人的原则上父亲对我们也是这样要求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被提拔为科级干部，本来不算个什么官，但父亲得知后却从一百多里远的老家赶来提醒我：人家让你坐这个位子是想让你更好地为大家服务。古稀之年，他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给我们兄妹分了，一人分一千元钱。有一次他来我家告诉我：“你的一千元用我的名字给你存到了乡邮政储蓄所。”我不解，他说：“这是我挣的钱，如果写上你的名字，万一你犯了错误，查到了这笔钱，你怎么向组织解释？”当时我就流了泪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父亲退休后一直随母亲在老家居住，母亲去世后就只有他一个人，孤独寂寞可想而知。兄妹几个多次回家叫他，让他到城里来住，他就是不肯，他说：“你们工作都忙，都有自己的一家子，不容易。我在家习惯了，就这样吧。”竟终老在老家那个破旧的山房子里，每每想起，禁不住伤心落泪。

爹，几十年来，由于一直在外边打拼，我和你深入交流甚少，每次回家看你也都是来去匆匆。现在我有空了，你又不在。

爹，我想你！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

听戏

■苏磊

周末学校不休息，没听成村里请的戏，多少有些遗憾。关于听戏的一些往事和感想，总是让我魂牵梦绕，挥之不去。

平生听的第一场戏是姥姥带我去的，那时有六七岁。人们全然不顾随风而起的黄尘，不管头顶的白日，也不管路途的遥远，从四面八方赶到露天的庙会戏场，挤挤挨挨在戏台前乱坐成篮球场大小的一片。小孩是冲着热闹去的，戏场上有卖油条、糖糕、油饼的，有卖水煎包的，卖烧饼的，吹糖人的，很多小吃和小玩具吸引着孩子。会场上叫卖声、小孩的吵闹声、大人的议论声、梆子弦子铜锣声和唱戏的咿咿呀呀声交织在一起，真是热闹——戏场是孩子的乐园，也是大人的乐园。听到大人们不断叫好，我也认真看起来。只看到一拨一拨穿花衣服的花脸上来又下去，有时候还打架，觉得好玩，可是不懂。快要结束时，看到一个人担着扁担边走边唱，忽然明白他们是在唱牛郎织女。听姥姥讲过牛郎织女的故事，牛郎是挑着扁担担着孩子和织女相会的。这是我在戏场上唯一听懂的地方，时隔二十多年还记得。

《打金枝》是我长大后陪父母看的，看完后，父母也觉得这个戏很好，唱得也好。因为，台上两家姻亲都不是瓢荏儿，俩孩子一个是皇家的金枝玉叶，一个是国之重臣家的小鲜肉，闹夫妻纠纷，作为家长是相互让着、谅着的，特别难得的是各自都做自我批评。就连那

皇帝老儿也循循善诱讲道理，让孩子换位思考。这样的父母才是有责任心的父母、会调解矛盾纠纷的父母。最后夫妻相爱如初，两家人更加亲和，这戏能给天下做父母的不少启示。这也让人感悟，戏剧艺术讽世喻人，有很好的教化作用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以前看过的戏有些渐渐淡忘，虽然还爱听戏，但慢慢听得少了——因为学习，因为工作，或许也因为自己没了耐心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离家越来越远，身处外地时，总想听豫剧，听道情。豫剧，是河南的一张亮丽名片。有一次聚会，忽然被点名让我来一段豫剧。在戏曲已经式微、歌曲流行天下的时候，有人想听河南戏，我好生感动……

少年时，我曾多次听一种曲艺——大鼓书，在农村称之为“小戏”。形式很简单，一人一鼓，但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晚饭后，劳作一天的人们聚在一起，皎洁的月光下，伴着咚咚的鼓声，人们或站或坐，听着说书人用粗犷的嗓音，半唱半哼地讲述穿越千百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，或爱恨情仇，或生离死别；既有刀光剑影，又有似水柔情。最后总有一句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曲终人散，听者带着对明晚的期盼进入梦乡。

当年带我去听戏的姥姥，已经永远离开我。大鼓书已经很多年没听过，似乎要变成历史，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。我常常会想：当年的说书人还在吗？



我不会唱豫剧，也不会唱道情戏，但骨子里还爱听戏。我不能唱也不善舞，还有自己热爱的工作，我想，今后我可以把我自己贡献出去——尽力做一个好观众，其实，戏剧艺术传承的根还是观众。

令人欣慰的是豫剧、道情在农村老家依然盛行。有的人家办红白喜事，多以请戏作为庆贺、祭奠的仪式。我们村上每年都要唱几场，这成了惯例。虽然我很少有时间欣赏，但我常引导学生去接受这戏剧文化的熏陶，让他们或写观后感或复述一场戏的情节。心血没白费，有不少学生已喜欢甚至会吟唱名戏名段了。

平时在家里，除了听电视播出的戏剧，我也常对爱人说，有时间带着孩子到外边去听听戏吧！于是，听戏又成了我们陪伴孩子的一种方式。



龙湖赏荷

■曾广彬

清平乐·赏荷

两三知己，载酒清波里。叠翠因风轻翻起，却露惊红出水。娇嫩状若儿拳，直教一见生怜。欲送佳人一朵，折与不折都难。

清平乐·荷

绿衣红影，露重碧波冷。一入此中清凉境，心事几人记省？自具别样风情，不拘在野在庭。拗折香丝难断，年年枯了还生。

■薛顺民

踏莎行·夏日龙湖邀游

半日熏风，满湖荷韵。波摇画坊吹云鬓。荻芦深处语惊人，闲愁散去皆才俊。莲子撩思，蒲根助饮。梦回陈楚品《天问》。渔歌骤起鹭争鸣，泽乡留墨情难尽。

夏日咏荷

凌波轻曳粉妆浓，霞蔚云蒸入画屏。诗赞仙魂名海外，客怜雅韵荡胸中。渔歌晚唱天光渡，钓影烟摇晓月升。吾愿高洁香溢远，人间处处盼清风。

■刘永德

江城子·观荷有感

花开时节动襄城，柳烟明，苇风清。白鹭凌波，双对掠洲汀。最是绿茎红菡萏，漫舒卷，自盈盈。画船轻荡弄浮萍，水天澄，惹诗情。舟上觞吟，隐约泛歌声。利禄功名难自省，人生短，当怡宁。

长相思·游龙湖有感

风柔柔，水柔柔，波荡湖心苇草幽。青莲映翠楼。闲悠悠，乐悠悠，与子同觞扁叶舟。暮归情未收。

■路学文

鹧鸪天·龙湖泛舟

诗友新朋聚一堂，驱车冒暑赴淮阳。千株杨柳叶流翠，万亩龙湖荷送香。乘快艇，品琼浆。轻舟荡漾水中央。风光如画游人醉，笑语欢歌留韵长。